

著名书法家沈浩—— 文化的传播可以很纯粹 也可以是交融的



扫描二维码
欣赏书法家
作品

沈浩,1973年生,籍贯杭州,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书记兼副院长、书法系主任、教授(博士生导师),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,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西泠印社理事,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。

1991年~1995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篆刻专业,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,后分别于1999年、2004年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,获博士学位。书法篆刻作品曾荣获浙江省首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特等奖“陆维钊奖”、浙江省第二届全浙书法篆刻大展金奖、全国首届扇面书法艺术大展二等奖、西泠印社第三届国际书法篆刻艺术大展“西泠印社奖”等。2007年入选中国书坛首届“兰亭雅集”,并荣获“兰亭七子”称号。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浙江省美术馆等各级艺术机构和私人藏家收藏。

本报记者 郑琳

作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,沈浩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来自海外的“洋徒弟”,其中不少来自欧洲国家。不过,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用欧洲的文字创作书法,而且一下就写了三个大语种:法语、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。

“从前,法国、意大利的学生来我这里,都是兢兢业业学习汉语和正统的汉字书写,想不到有一天我会用他们的语言来写字。”沈浩笑言。

G20峰会给书法家打开一个新世界大门,书写外文字母是什么感觉?

“很新鲜。”沈浩说,“欧洲的文字,笔画圆润,线条流畅,要写得好看就要讲求一种流动感。而中国的汉字是象形文字,我们的文字结构更复杂,需要讲求节奏感和韵律。这两个的书写体验是很不一样的。这次我写的中文欢迎,特意选了简体字,与平时的书法创作也有不同。”

的确,在沈浩的书房里,记者看到他新创作的满地作品,别说简体字了,连普通的繁体字作品都不多见,基本上不是小篆就是大篆。在职业书法家眼里,可能越古的文字才越有韵味。

不过,为了迎接G20峰会的各国嘉宾,沈浩欣然提笔,写起了平时很少写的文字。

书法家要拿出自己满意的作品,都是要好好规划一番的。简体的“欢迎”,他就写了好几张草稿。

外国文字更是需要练习。虽然,沈浩认为法语、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字母相对中文来说,都要简单一些。

“我觉得用外国语言来表现书法魅力是个很有趣的创意,尤其是在G20峰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场合上。”沈浩说,“文化的传播可以是很纯粹的,也可以是交融的。从前我们去国外做展览,大多是展示很纯正的中国书法,西方人也能接受。不过这次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看懂书写的內容,可能会形成更好的传播效果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。”

著名书法家鲁大东—— 用开放的心态 玩书法



鲁大东,名齐,号启明、夷棠,1973年生于山东烟台。1991年入浙江美术学院(现中国美术学院)国画系书法篆刻专业。2002年起,入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,攻读书法方向硕士、博士,导师王冬龄、朱青生教授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。

1990年代开始参加过一些展览和大赛,得过一些奖励,觉今是而昨非。参与当代艺术。最早学画,以后还会画。觉得艺术史最有挑战性,厌恶假国学。1995年开始参与摇滚乐活动,现在是与人乐队主唱,出过两张专辑,不定期演出。喜欢交朋友,笑骂由人。

本报记者 陈淡宁/文 杨晓轩 姚康颖/摄

在位于转塘的新工作室里,鲁大东拿出刚刚定制、用于书画小品的画纸,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印地语文字,执笔开写。至于为什么定制这样的一批画纸,“好玩儿呗。”

在鲁大东眼中,一切以好玩为准则。

对他来说,用书法写外国文字并不新鲜。“以前写过《心经》(梵语),也帮认识的博物馆刻过方印,上面有世界各国的语言。”

鲁大东第一次用书法写外语,是在大学读书时:“大二、大三的时候吧,第一次写的是英语。那时我发现一个奇葩的书法家叫邓尔雅,他喜欢用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刻印章,包括少数民族文字。当时我模仿了很多。”鲁大东说,写外语并不是什么难事,“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篆书嘛,大篆就行了。”

这次除了印地语,鲁大东还写了俄语。“俄语特别长,一开始划了线排版,结果写错了,而且后来看看写得太拘谨了,决定不排了,就放开写,然后就写对啦。”鲁大东说,“俄语要写得萌一点,因为俄罗斯的动画片很好,前苏联时期出了一大批尝试各种形式的实验动画,这和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像,那时中国也拍了一批特别牛的动画,比如水墨动画,当时还请了我们美院的卓鹤君、吴山明老师画呢。”

鲁大东很早就在美院给留学生们讲课,“西方人写篆书、草书,其实和中国人是一样的,最初看到的都是一堆线条,甚至西方人可能看到的更纯粹些,就是纯线条,图像。”鲁大东随手拿了一张纸,用毛笔蘸了墨,“比如写英文的welcome。我们那时候让留学生写,一开始是要打消他们对书法的恐惧。所以就让他们先用毛笔和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写自己的名字,写好后,我让他们把纸竖起来看,这就是草书嘛,文化交融并没有那么难。你拿这个welcome给留学生们看,让他们猜这是什么字,他们得猜半天,像不像草书的‘无可无不可’?”

鲁大东说,这种经验慢慢成了一种门道:“教西方人学书法,首先就是打破他们对汉字的心理恐惧。有些老先生教西方人书法,一上来就跟人说,中华书法好几千年的历史,先把人吓死了;还有些傲娇的老先生会说,中华书法博大精深,你们外国人是学不会的,这就先把门关上了。但后来我们做了交流之后就发现,一旦换一些角度去做,很多西方人是可以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书法大门的。”